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山帶閣註楚辭卷首至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賈鋏

謄録監生臣歐陽愛

山帶閣註楚辭目録　楚詞類

臣等謹案山帶閣註楚辭六卷楚辭餘論二卷

楚詞說韻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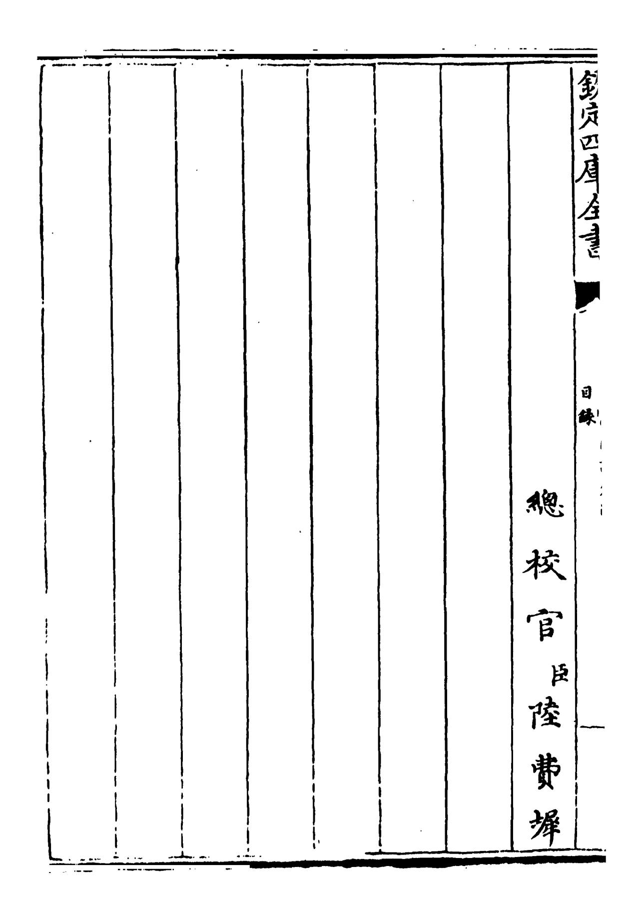
國朝蔣驥撰驥字涑塍武進人是書自序題康熙癸巳而餘論上卷有庚子以後復見安溪李氏離騷解義之語葢餘論又成于註後也註前冠以史記屈原列傳沈亞之屈原外傳楚世家節畧以考原事蹟之本末次以楚辭地理列為五圖以考原涉歷之後先所注即

據事蹟之年月道里之遠近以定所作之時地雖穿鑿附會所不能無而徵實之談終勝懸斷餘論二卷駁正註之得失考證典故之同異其間詆訶舊說頗涉輕薄如以少司命為月下老人之類亦幾同戲劇殆乖著書之體而汰其冗蕪簡其精要亦自瑕不掩瑜說韻一卷分以字母通以方音又博引古音之同異每部列通韻叶韻通母叶韻三例以攻顧炎

武毛奇齡之說夫雙聲互轉四聲遞轉之二
例沙隨程迥已言之此非驥之朋論至于五
方音異自古已然不能謂之不協亦不能執
以為例黄庭堅詞用蜀音以笛叶竹林外詞
用閩音以掃叶所安可據為典要謂宋韻盡
如是乎又古音一字而數叶亦如今韻一字
而重音佳字佳麻並收寅字支真並見是即
其例使非韻書具在亦將執其别韻以攻今

韻之部分乎蓋古音本無成書不過後人參互比校擇其相通之多者區爲界限猶之九州列國今但能約指其地而不能一一稽其犬牙相錯之形驥不究同異之由但執一二小節遽欲變亂其大綱亦非通論以其引證浩博中亦間有可採者故仍從原本與餘論並附錄焉乾隆四十五年正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山帶閣註楚辭卷首

武進蔣驥撰

篇目

漁父

招魂

大招

宋洪慶善朱晦庵考定原賦止於漁父篇余採黃維章林西仲語并載招魂大招以正漢志二十五篇之數說見招魂餘論然大招自漢以來已相傳爲原作而招魂篇名具見史記屈原傳贊則固非二子創論也其作文次第年代幽遠無可參核竊嘗以意推之首惜誦次離騷次抽

思次思美人次卜居次大招次哀郢次涉江次漁父次懷沙次招魂次悲回風次惜往日終焉初失位志在潔身作惜誦已而决計爲彭咸作離騷十八年後放居漢北秋作抽思逾年春作思美人其三年作卜居此皆懷王時也懷王末年召還郢頃襄即位自郢放陵陽三年懷王歸葬作大招居陵陽九年作哀郢已而自陵陽入辰溆作涉江又自辰溆出武陵作漁父適長沙作懷沙招魂其秋作悲回風逾年五月沈湘作惜往日蓋察其

辭意稽其道里有可徵者故列疏於諸篇而目次則仍其舊以存疑也若九歌天問橘頌遠遊文辭渾然莫可推詰固弗敢强為之説云武進蔣驥

屈原列傳　漢司馬遷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强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

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嫉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

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汚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

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贄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絶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絶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

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
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願請往如楚如楚又
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
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
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
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
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
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

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絶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内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返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

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髪行吟澤畔顔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

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而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於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詞曰陶陶孟夏兮草木

莽莽傷懷永哀兮汩徂南土眴兮窈窕孔靜幽墨寃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撫情效志兮俛詘以自抑刓方以為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繇兮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内直質重兮大人所盛巧匠不斲兮孰察其揆正元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變白而為黒兮倒上而為下鳳凰在笯兮雞雉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黨人之鄙妒兮羌不知吾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

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俊疑傑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内兮衆不知吾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重華不可牾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離湣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進路北次兮日昧昧而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修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唫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

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没兮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嘆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

書以弔屈原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流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屈原外傳　　唐沈亞之

昔漢武愛騷令淮南作傳大概屈原已盡於此故太史公因之以入史記外有二三逸事見之雜紀方志者尤

詳屈原瘦細美髯丰神朗秀長九尺好奇服冠切雲之冠性潔一日三濯纓事懷襄間蒙讒負譏遂放而耕吟離騷倚耒號泣於天時楚大荒原墮淚處獨産白米如玉江陵志有玉米田即其地也嘗遊沅湘俗好祀必作樂歌以樂神辭甚俚原因棲玉笥山作九歌托以風諫至山鬼篇成四山忽啾啾若啼嘯聲聞十里外草木莫不萎死又見楚先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僑佹與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

時天慘地愁白晝如夜者三日晚益憤懣披蓁茹草混同鳥獸不交世務採栢實和桂膏歌遠遊之章托遊仙以自適王逼逐之於五月五日遂赴清泠之水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思慕謂為水仙每值原死日必以筒貯米投水祭之至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聞君嘗見祭甚善但所遺並蛟龍所竊今有惠可以楝樹葉塞上以五色絲轉縛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世俗作糉并帶絲葉皆

其遺風晉咸安中有吳人顏珏者泊汨羅夜深月明聞有人行吟曰曾不知夏之為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珏異之前曰汝三閭大夫耶忽不見其所之江陵志又載原故宅在秭歸鄉北有女嬃廟至今擣衣石尚存時當秋風夜雨之際砧聲隱隱可聽也嘻異哉原以忠死直古龍比者流何以没後多不經事特千古騷魂鬱而未散故鬻熊雖久不祀三閭之跡猶時彷彿占斷於江潭澤畔蒹葭白露中耳

楚世家節畧

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漢史傳原既多畧而不詳余倣林西仲本復輯楚世家懐襄二王事蹟著於篇因兼採諸書附以所見將使讀屈子之文者有所參考又以知楚之治亂存亡繫於屈子一人而為萬世逆忠遠德者大戒也若林氏取原賦二十五篇鑿空而分注之則吾豈敢

懷王名槐威王子在位三十年

元年張儀始相秦惠王

四年秦惠王初稱王

六年楚使柱國昭陽攻魏破之襄陵今山西平陽府有襄陵縣得八邑又移兵攻齊齊患之陳軫為齊説昭陽引兵去秦使張儀與楚齊魏盟齧桑史記正義曰在梁與彭城之間

按張儀傳秦使儀與齊楚大臣會齧桑歸而免相相魏以為秦儀所至結交權貴左右賣國如此則是盟

也庸知非即與上官靳尚等相結以預為浸潤屈原之地乎

十一年蘇秦約從六國共攻秦楚為從長至函谷關今在河南府靈寶縣秦出兵擊六國六國皆引歸

按戰國策齊助楚攻秦取曲沃當在是年之前後蓋屈子為懷王左徒王甚任之故初政精明如此惜往日所謂國富强而法立也

十六年秦欲伐齊患楚與齊親使張儀約楚絶齊許以

商於地六百里今鄧州內鄉縣有商於城王大說遂絶齊秦不予地王怒興師伐秦楚禍始此

洪慶善補註引新序云秦欲吞滅諸侯屈原為楚東使齊以結强黨秦患之使張儀之楚賂貴臣上官靳尚之屬内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原放於外乃作離騷當懐王之十六年張儀相楚集註遂謂屈原放在十六年余按結齊本屈子謀屈子不去儀必不敢行其詐而屈子於王受知有素去之亦未易易也味惜

誦致懟及離騷九死未悔之言蓋始而見疎既而去

朝固非一朝一夕之為矣然則儀之行賂譖原豈俟

十六年至楚之時而原之得罪亦豈必在十六年哉

本傳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云云其非同時可知

矣

十七年與秦戰丹陽今荆州府歸州屈子本居秦大敗我軍斬甲士

八萬虜大將屈匄遂取漢中郡今陝西漢中府楚悉國兵復襲

秦大敗於藍田今陝西西安府韓魏聞楚困襲楚至鄧今屬河南南陽

府楚引兵歸張儀傳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

十八年秦本紀惠王十四年伐楚取召陵當在是年世家失載秦約分漢中之半靳尚說鄭袖所以謂上庸六縣也以和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儀至王因欲殺之靳尚說鄭袖言於王出之儀因說王叛從約與秦親儀去屈原使從齊來諫曰何不誅張儀王悔使人追儀弗及

按張儀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儀使楚楚用鄭袖言赦之

儀因說楚王事秦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儀儀至臣以為且烹之今縱弗殺又聽其邪說不可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卒許儀與秦親其文與世家及原傳小異當以儀傳為允蓋是時楚弱秦强非欲易地曷為分漢中以求和至其不殺張儀固惑於鄭袖之言亦緣重去黔中地耳然則原諫王時儀固尚在楚也又按新序云原既放於外而張儀欺楚楚王悔復用原使齊今考

本傳曰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十八年亦曰屈平既疏不復在位是十八年之前原第疏而不用未嘗放於外也觀離騷但言齋怒言窮困而不言路阻居蔽可見矣然本傳又云雖放流繫心懷王及抽思有來集漢北語意者使齊之後原復立朝遂乘間自申故愈攖衆怒而遷之漢北歟茲歷情以陳辭衆果以我為患其明徵也抽思思美人卜居諸篇蓋皆十八年後作也

二十年齊湣王欲為從長惡楚與秦合遺書楚王王用昭雎議復合於齊

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厚賂楚楚往迎婦

二十五年與秦盟於黄棘正義曰在房襄二州境秦復與楚上庸今鄖陽府房州亦漢中地

二十六年齊韓魏為楚負從親共伐楚楚使太子質秦請救秦兵至三國引去

二十七年秦大夫與楚太子鬭太子殺之亡歸

二十八年秦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取重丘（在今東昌府）四國連兵交伐遂為衆惡所歸矣太史公特序入原傳者甚其敗也

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軍死者二萬（六國年表作三萬）殺將軍景缺（綱目有取襄城句襄城今屬河南開封府）王恐乃復使太子質齊以求平

按此武關之釁所由啓也是時秦所憚者獨有一齊

故楚懷始與齊親而張儀設詐以絶之既合於齊而秦復厚賂以要之令之設質求平蓋有以深中秦之忌矣原始為楚東結齊援誠良策也十八年使齊之行殆以原素睦於齊欲令謝過以復舊好不幸又為張儀連横之説所愚自後倏合倏離反覆無定至於諸國交攻喪師無日使原立朝豈容默默而已哉益知諫釋張儀之後當復以讒見放也兹因秦伐而求平於齊豈悔心之萌而原所以復還也歟

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遺楚書欲會武關（在今西安府商州）結盟昭雎諫王毋行王用子蘭言往會秦閉武關與王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要其割巫黔中郡（巫今屬四川夔州黔中今湖廣常德府辰州府）王怒弗許秦留之楚太子自齊歸立為王

屈原諫不載蓋互文耳

頃襄王（名横懷王子在位三十六年）

元年秦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年表作十六城）

括地志曰鄧州內鄉縣本楚析邑

屈子遷於江南陵陽當在是年仲春

二年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乃從間道走趙趙不納欲走魏秦追至遂復入秦發病

天下雖大無所容身讀大招冥凌浹行魂無逃只二語可勝悲慟

三年懷王卒於秦秦歸其喪於楚秦楚絶

六年秦遺楚書約決戰王患之復與秦平

七年楚迎婦於秦

十四年與秦昭王好會於宛今河南南陽府結和親

十六年與秦好會於鄢楚惠王徙都處今襄陽府宜城縣秋復與秦會穰今河南南陽府

黄維章謂原死於頃襄十年林西仲謂死於十一年皆以哀郢有九年不復之言故耳然豈必哀郢甫成即投淵死哉今考哀郢在陵陽已九年其後又渉江入辰溆又由辰溆東出龍陽遇漁父遂往長沙作懐

沙其秋又有悲回風任石何益之言後以五月五日畢命湘水則在長沙亦非一載也故約畧其死當在頃襄十三四年或十五六年若王薑齋論哀郢謂指襄王徙陳則為時太遠未必及見矣且其時長沙曾為秦取原尚得晏然安身其地乎

十八年楚人有以弋說王報怨於秦者王遣使諸侯復為從

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正義謂割上庸房金

均三州及漢水之北與秦蓋懷王時原所遷之地為秦有矣

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綱目赧王三十六年白起攻楚取鄢鄧西陵鄢鄧注見前西陵綱目注即後所燒之夷陵余按秦本紀徐廣注云西陵屬江夏正義曰西陵故城在黄州黄山西其說為是若夷陵有西陵之稱乃孫吳所致不足為據

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郢今荊州府江陵縣燒先王墓夷陵今荊州府夷陵州自是楚都及屈子稱歸故居皆為秦有年表又有遂東至竟陵句竟陵今安陸府楚兵散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綱目楚徙都陳今開封府陳州

二十二年秦復拔巫黔中郡巫黔中注並見前黔中即漁父歌滄浪及涉江所遷

辰陽漵浦之地

按原死骨肉未寒而國勢土崩瓦解如此戰國策載白起語云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羣臣相妒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離故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以有功也嗚呼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敵國知之矣

二十三年王收東地兵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江旁十五邑為郡距秦

按韓非曰秦與荆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渚江南則是時屈子自沉之長沙亦入秦矣其後始皇制曰荆王獻青陽以西青陽即長沙地其即此所復取之十五邑乎

二十七年復與秦平入太子為質於秦

三十六年王病太子亡歸秋王卒太子完立

襄王子考烈王立二十五年卒子幽王立十年卒子哀王立二月兄負芻弑之負芻立五年為秦所滅

楚辭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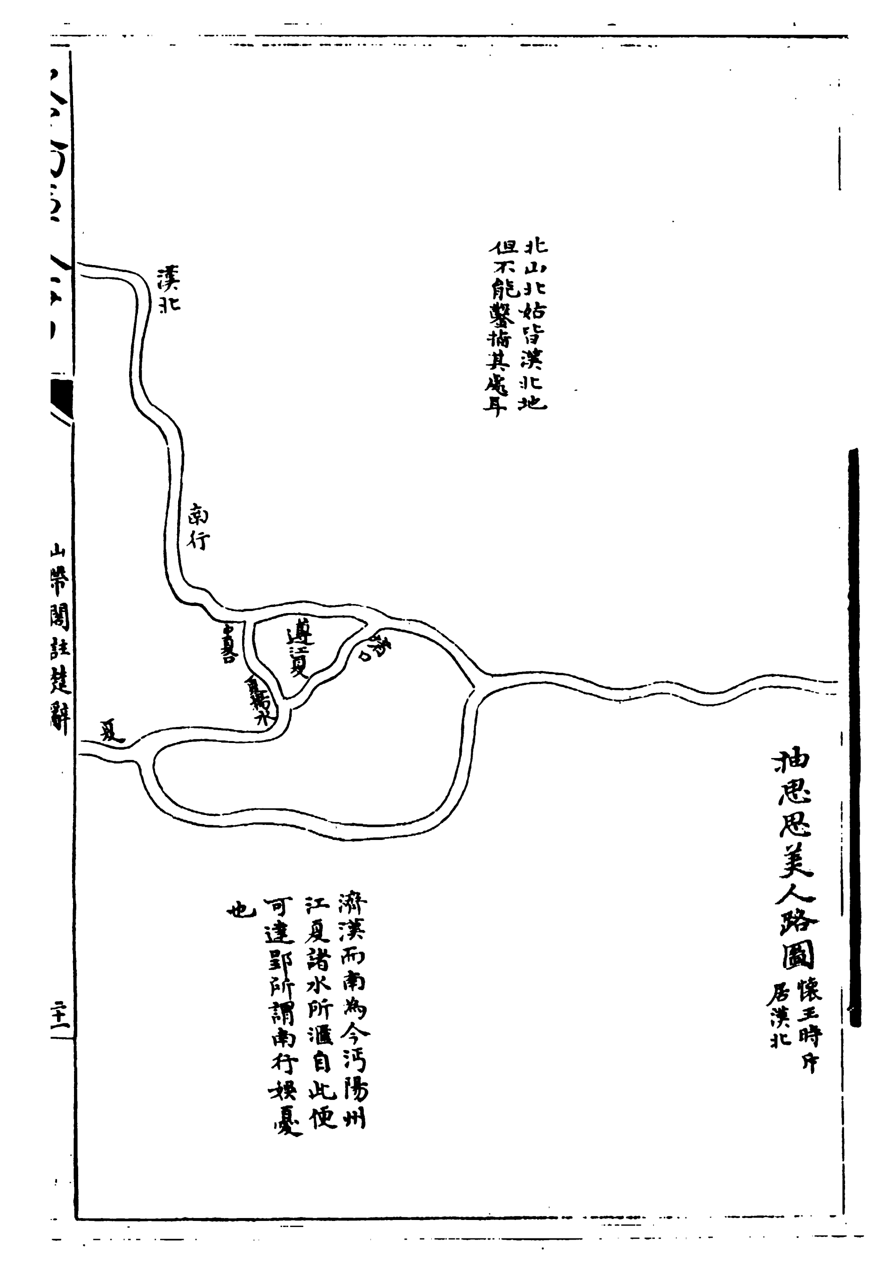
余所考訂楚辭地理與屈子兩朝遷謫行蹤既散著於諸篇猶恐覽者之未察其詳也次為圖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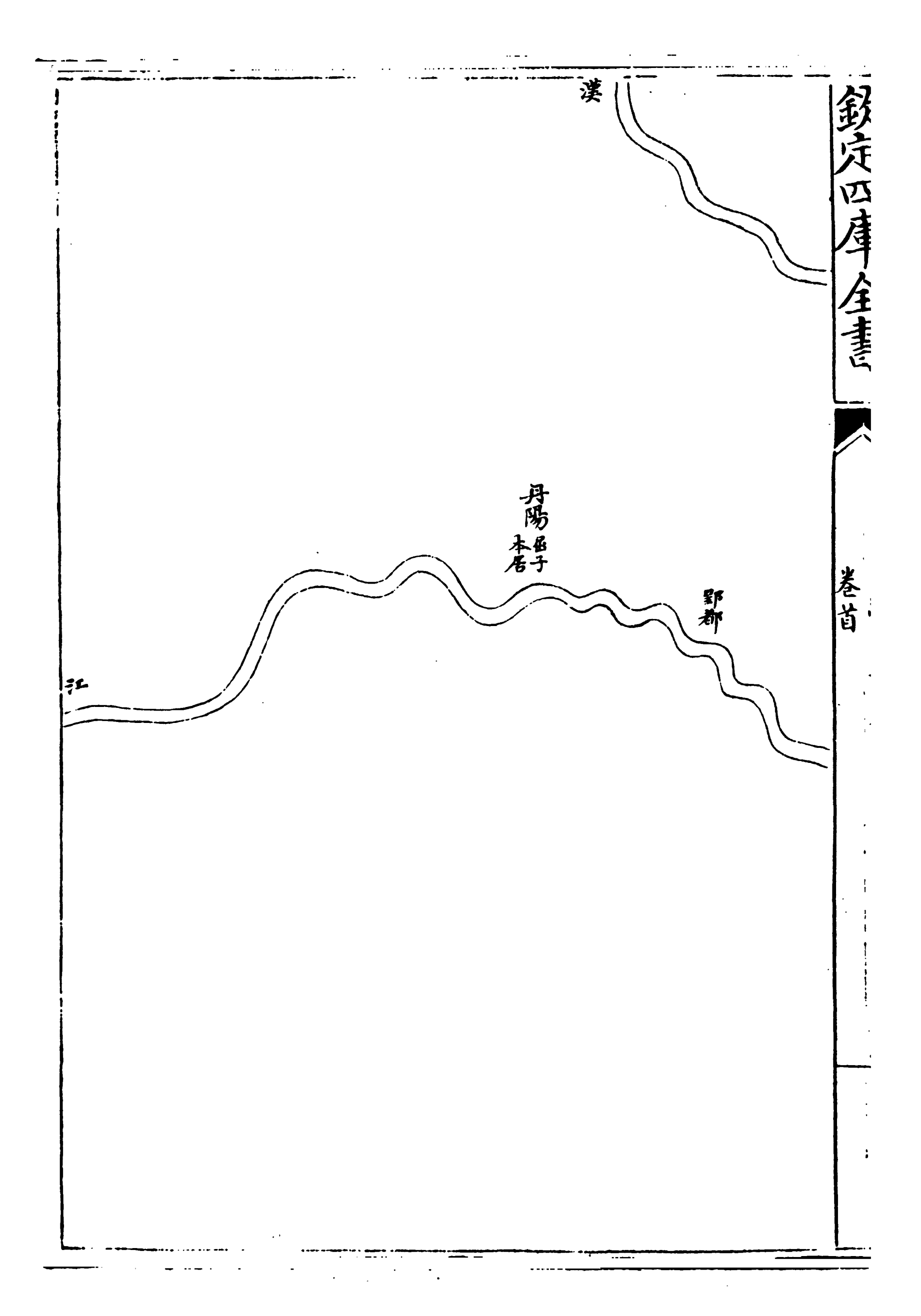
楚辭地理總圖

圖中正取與本書相發明者以為方域非按楚之封境也古今地名不同援今証古故以○△●標之府從○州從△縣從●其與古同名者亦然

開封
魏
韓
周
南陽
鄧
宛
穰
歸德
陳
項襄
徙都
鄐桑
廬州
南巢
安慶
德安
西陵
漢北
襄陽
安陸
北郢
王徙都
荊州
郢楚都
澧陽
雲夢
瀦口
監利
漢陽
夏浦
黃州
武昌
鄂渚
興國
九江
池州
石埭
陵陽
陵陽山
太平
率山
廬江
休寧
鄱陽
岳州
蒲圻
君山
洞庭
平江
汨羅
益陽
湘陰
哀江
長沙
九嶷山
衡州
楚始封地
唐張謂風土碑

咸陽
秦
藍田
嶓冢山
漢
寧羌
武關
商
內鄉
商於
鄖陽
楚漢中地
峽山
江
房
黃棘
上庸
石泉
竟陵
歸
丹陽
史記楚始封地
巫
夔州
成都
松滋
荊山
澧
歷山
黔中
九谿
常德
辰陽
辰
龍陽
滄浪山
滄山
辰州
漵浦
漵
大漵山
沅州
沅
寶慶
永州
陽海山
湘
興安
九疑
蒼梧


抽思思美人路圖
懷王時斥居漢北
北山北姑皆漢北地
但不能鑿指其處耳
漢北
南行
中廬
遵江夏
夏
濟漢而南為今沔陽州
江夏諸水所匯自此便
可達郢所謂南行娛憂
也


漢
丹陽
屈子本居
郢都
江

哀郢路圖

頃襄初年遷江南

哀郢止處

陵陽山

陵陽

廬江

南渡

鄱陽

漢

哀郢起處

江

楚都江陵

龍門

夏

夏水入漢處漢亦名夏

過夏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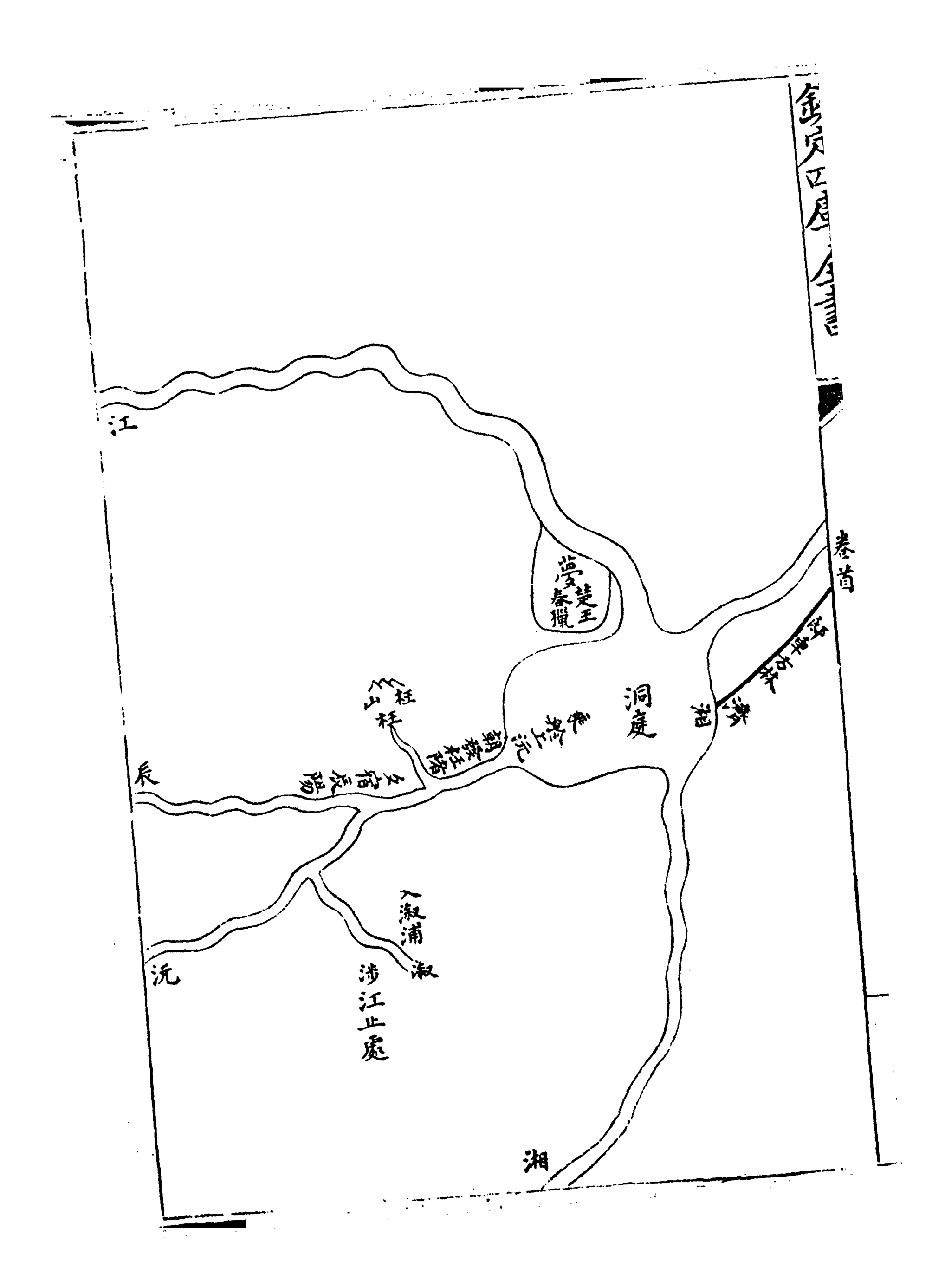
上洞庭而下江

洞庭

涉江路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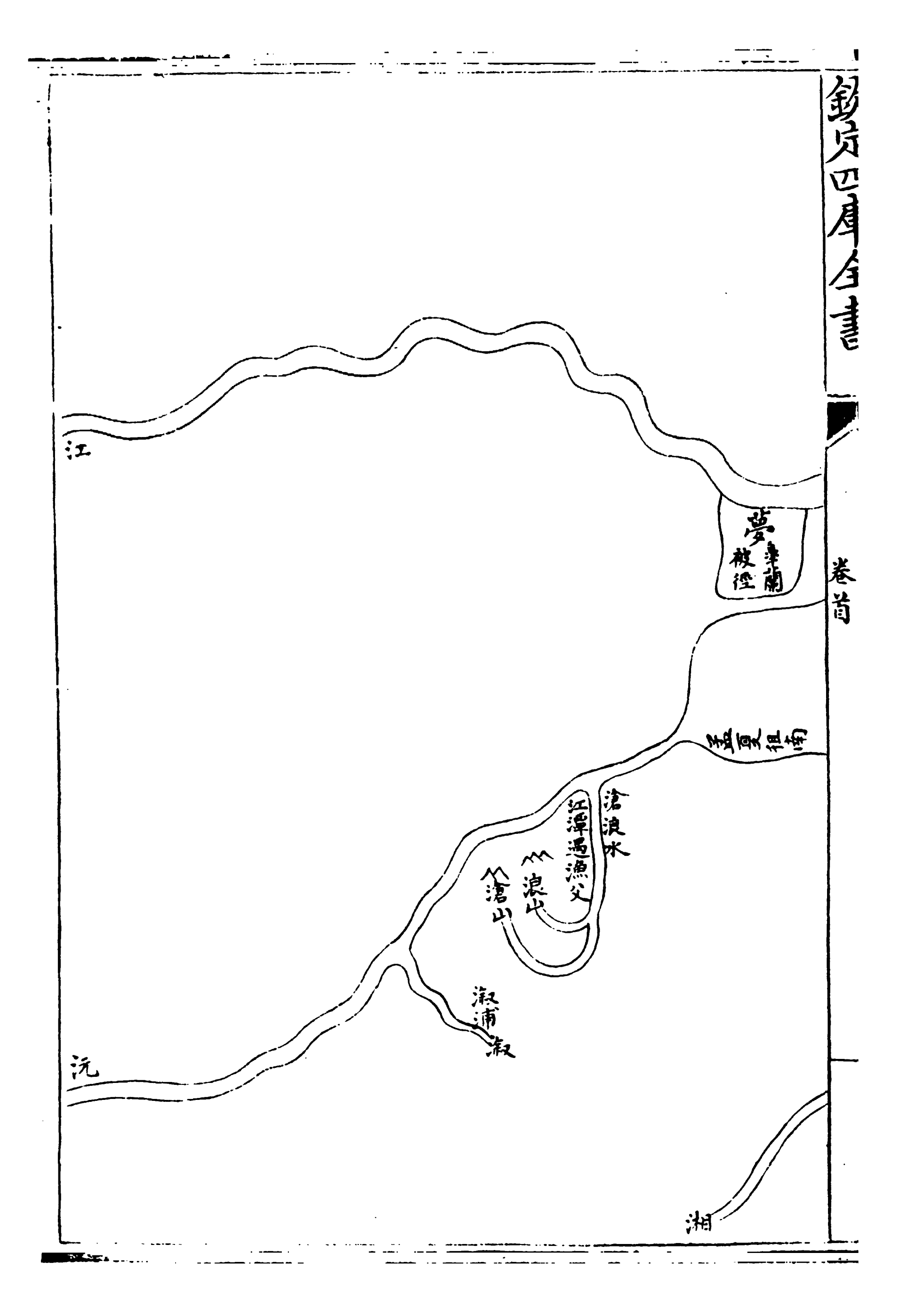
即招魂發春南征時
係頃襄九年後事

涉江起處
陵陽
廬江
鄱陽
乘鄂渚
黃鶴山


江
楚王夢春獵
洞庭
湘
濟
邸車方林
枉山
枉
朝發枉陼
乘舲上沅
辰
夕宿辰陽
入漵浦
漵
沅
涉江止處
湘

漁父懷沙路圖 沙江後事

自溆浦東出龍陽遇漁父遂南徂長沙卒以自沉招魂朱明承夜兮斯路漸魂兮歸來哀江南即其時也



江
夢
皋蘭被徑
孟夏徂南
滄浪水
江潭遇漁父
浪山
滄山
溆浦
溆
沅
湘

山帶閣註楚辭卷首

欽定四庫全書

山帶閣註楚辭卷一

武進蔣驥撰

離騷

離別騷愁也篇中有余既不難離別語蓋懷王時初見斥疎憂愁幽思而作也

帝高陽之苖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則謳切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顓頊之後有熊繹者事周成王封於楚傳國至武王熊通生子瑕受屈爲卿因以爲氏苗者根所生裔者裾之末故以爲遠末子孫之稱朕我也皇美也考父也伯庸字也首敘己與楚同姓而爲世臣橘頌所謂受命不遷生南國者也太歲在寅曰攝提格貞正也正月爲陬庚寅日辰也降生也蓋原之生年月日皆在寅也皇父覽觀揆度也初

度初年之器度正平則法靈明均齊蓋平與原之義

也因其少有令德而予以美名下文所謂内美也

紛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

兮紉尼銀切秋蘭以為佩汩聿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

不吾與朝搴阰毘之木蘭兮夕攬覽洲之宿莽模上聲

紛盛貌内美指有正則靈均之德言脩能脩治之能

内美天工脩能人力扈江離以下皆喻脩能之實也

扈被也江離芎藭之葉大似芹者辟幽也芷白芷根

長尺餘色白紉結也蘭一名蕳李東壁曰蘭草生下溼處紫莖素枝赤節緑葉八九月開花紅白色中有細子汨水疾流貌搴取也阰山名木蘭香木辛夷之白者攬采也宿莽卷葹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拔心不死皆香之不變者所脩無已善行乃日進而不可變此立身之本而致君之源也篇中言脩皆本於此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騏

驥以馳〔馳同〕騁兮來吾道夫〔扶篇內自末章僕夫外並倣此〕先路

言欲以其脩能與君及時圖治也淹留也美人美好之人謂君也撫壯棄穢謂及壯盛之年棄其穢惡之行也騏驥駿馬以喻賢德來相招之辭道引也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尺亥切〕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猖同〕被〔披同〕兮夫惟捷徑以窘〔掘允切〕步惟黨人之偷樂〔洛〕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

敗績忽奔走以先去聲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劑怒

承上道路而言序其以忠而遇讒也三后見呂刑謂伯夷禹稷也衆芳言其德之備也申地名椒木實之香者菌桂筒桂花白蘂黃正圓如竹椒桂皆辛物喻直節也蕙一名薰葉如麻莖方七月開花蘺芷之别名耿明介守也遵道得路言堯舜知明而守固能遵用三后之道而致太平原蓋以三后自比而望其君

爲堯舜也昌被衣不帶貌捷徑窘步言不由正道自致窮蹙也黨人謂靳尚上官子蘭鄭袖之屬武迹也荃與蓀同似石菖蒲而葉無脊蓋亦香草故以喻君齌疾怒也言已狂奔疾走犯黨人之所忌以回君於正道猶三后椒桂之節也君反信讒而怒之其視堯舜之耿介何如哉

余固知謇謇（几偃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去聲）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曰黄昏以爲期兮羌（欺羊切）

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入聲

此惜君德之無成也謇謇直言貌舍止也九天謂詳天問正平也靈明脩長美君之稱也靈脩之故言欲進君於善也黃昏古親迎之期羌發語辭一曰乃也成言謂成其要約之言以婚姻之無信比君心之合而復離也數化志意更變也

余既滋蘭之九畹苑兮又樹蕙之百畮古畝字畦留夷與

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絶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

此惜羣賢之無主也三十畝曰畹百步爲畒畦隴種也留夷揭車皆香草揭車一名乞輿黄花白葉杜衡似葵而香刈穫也以香草喻已所薦拔之士萎絶何傷若自悔其滋樹而貽人踐踏之具者亦憤激之辭

衆皆競進以貪婪勒含切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内恕已以量平聲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

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誇以練要去聲兮長顑克閽切頷合閤切亦何傷擥覽木根以結茝兮貫薜敝荔例之落蘂如壘切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昔以切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于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

此以下序遇讒而不改其脩也憑滿也言雖盛滿而所求無厭也恕己量人謂以己度人亦疑其競進故

妒之也與生也馳騖追逐指競進之人言脩名脩治之名也英華也飲露餐英清貧之況信實姱美也練精熟也顑頷食不飽而面黄之貌木木蘭薜荔香草緣木而生蘂花心也矯舉也胡繩亦香草莖葉可作繩索纚纚長垂貌茝即芷也前言扈芷此更以木根之堅勁者結之益以薜荔而貫之蕙亦蘭屬也前言佩蘭此更以菌桂之辛烈者紉之益以胡繩而貫之申上雜申椒二語之意明摧折之後所脩加勵也謇

語詞通作蹇前脩前代脩德之人周合也彭咸殷大夫諫君不用投水死者知所脩之必不合於時則惟法彭咸之死諫而已爲彭咸乃屈子本旨故於得罪之始特著之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去聲脩姱以鞿結衣切羈兮謇朝誶息印切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襄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此歷序遇讒之後得罪衆多也民人也原自謂下民

心同馬韁在口曰韉革絡頭曰羈皆拘束之意言因好脩被踈而致拘束也誶諫替廢也纕佩帶也申重也蕙茝皆其所脩而取廢之具也既羈之矣又諫之又廢之而所以廢之之故不一而足皆好脩之爲累然而其志不悔也

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琢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措背倍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忳特痕切鬱邑悒同

余侘詫傺次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鷙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圓同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詬同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極言讒人之禍非徒廢其身又并其脩名而汙之也

浩蕩無思慮貌君終不能察人之心故讒言益肆衆女喻黨人蛾眉眉之纖曲如蛾也謠流言也如北齊祖珽以謠言殺斛律光之類諑譖偭背也錯置也繩

墨引繩彈墨以取直者追隨度法也忳鬱悒侘傺失志貌鷙鳥鷹鸇之屬方圜謂方鑿圜枘也周合尤罪也攘取爲己有也忍尤攘詬則名之不立亦非所計矣自古忠臣不愛死而愛名而邪臣之害之也必以惡名汚之亦非必文致其惡也時不與善己獨由之凡其善者即世之所謂惡也從之則身與名榮否則身名幷滅然寧負世之惡名而死以求合於前脩則可謂貞之至矣自衆皆競進至此歷言讒人之禍曰

甚而已之脩愈堅以明顧爲彭咸之意

悔相去聲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于蘭皐兮馳椒邱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製芰及異切荷以爲衣兮集古集字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柔上聲兮惟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去聲

兮余獨好去聲脩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
可懲
上既以死自誓矣又念殺身無益不若退而自全又
於退息之中轉生一念欲相君于四方然其好脩卒
不敢廢也相視也延引領佇跂足也復亦反也澤曲
曰皋步徐行也步余馬止椒邱所謂迴朕車以復路
也止息歸隱之意離遭也初服未仕時之服也芰菱
也蓮葉為荷其花已發為芙蓉苟誠也岌岌高貌佩

玉佩也陸離燦爛之貌芳以衣裳言澤以佩言糅亦雜也四荒舉天下而言繽紛盛貌樂喜好也體解支解也懲艾也民生四句總承篇首至此之意而結之以起下文實一篇之樞紐也蓋始之事君以脩能其遇讒以脩姱其見廢而誓死則法前修即欲退以相君亦脩初服固始終一好脩也自此以下又承往觀四荒而以好脩之有合與否反覆設辭而終歸于為彭咸之意

女頚（須）之嬋（蟬）媛（爰）兮申申其詈（力異切）子曰鮌（鯀同）婞直
以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去聲）脩兮紛
獨有此姱節薋（玆）菉葹（師）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
不可戶說（稅）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去聲）朋兮
夫何煢獨而不予聽

女頚原姊嬋媛眷戀意申申繁絮貌鮌堯臣婞狠也
不盡天年謂之殀羽羽山博謇博學而好直言也薋
蒺藜菉王芻葹枲耳皆惡草也判別也世者承上四

荒而言上余爲原言也下予頹自謂女頹之言止此蓋謂舉世無好脩者雖往觀四方必無所合以諷其變節也

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元)湘以南征兮就重(平聲)華而陳(古陣字)辭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去聲)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衖(巷同)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去聲)射(石)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朱捉切)又貪夫厥家澆(逆要切)身被服强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

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
逢殃后辛之菹苴醢兮殷宗用之不長湯禹儼而祗敬
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皇
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措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去聲兮
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去聲觀民之計極夫孰
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亦淹切余身而危死兮
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平聲鑿漕而正枘芮兮固前脩以
菹醢曾增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

涕兮霑余襟之浪浪平聲

節制也喟憑心而歷茲自嘆初時志意盛滿而所歷如此之窮也沅水出今思州府施溪長官司東北至常德沅江縣入洞庭湘水出今廣西興安縣北至長沙湘陰縣入洞庭重華舜號也舜葬九嶷山今跨衡永二府之界在沅湘南因女嬃之言而自疑故就前聖以正之又以鯀爲舜所殛而九嶷于楚爲近故正之於舜也啟禹子九辯九歌禹樂名九辯謂九州之

物皆可辯數九歌謂九功之德皆有次序可歌禹象
功而作樂啟能承繼之而有其功故歸之啟也夏康
啟子太康五子皆太康之弟巷宮中永巷失乎家巷
言國破家亡書所謂徯於洛汭也羿有窮君名本夏
諸侯而篡夏者封大也浞寒浞羿臣也貪厥家謂殺
羿而取其妻澆浞子即奡也强圉多力也縱欲如淫
於女岐之類厥首顛隕事見天問違背道也后辛紂
也葅醢謂殺賢人而醢之周謂文武也頗偏也此為

舜言之故所言皆舜以後事錯置苟誠也下土下土之人也極標準也服行也阽臨危也危死猶言幾死初指始之以好脩事君言鑿穿孔也枘刻木以入鑿者量鑿正枘喻賢人擇君而事也言天生有德本置爲人君之輔而惟聖哲之君誠能得人而任之故上下古今覲民謀慮之準舍義善之外更無可爲余雖獲罪幾死然非好脩之過特未能擇君而事故不免前人葅醢之患耳然則世固未必並舉好朋而余之

好脩亦豈可以鮌之婞直亡身爲例哉曾累當值茹

柔也浪浪流貌又自歎未遇賢君遭此煢獨也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及由切以棄

鷖衣兮溘埃遏孩切風余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

乎縣元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平聲羲

和弭節兮望崦一鹽切嵫兹而勿迫路曼曼其脩遠兮吾

將上下而求索飲去聲余馬于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

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徉同前望舒使先驅兮後

飛廉使奔屬鸞皇爲去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平聲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吾令平聲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魂去聲濁而不分兮好去聲蔽美而嫉妒

此以下承量鑿正枘之說而觀於四荒以求賢君此節設言觀之天上也袵裳際也中正理之不偏邪者指守其所脩以擇君言龍無角曰虬鷖鳳屬埃塵也

蒼梧舜葬處在今零陵縣圃在崑崙之上瑣門鏤也山海經崑崙山帝之下都面有九門百神之所在故曰靈瑣羲和日御也弭止也節行車進退之節崦嵫山名日入處言使望日所入之山而弗附近蓋不使遽暮也求索求賢君也上下求索兼下叩閽求女而言咸池日浴處扶桑木名日出其下若木亦木名在崑崙西其華光照下地拂日者拭之使益明也相羊徜徉也言但使羲和弭節尚恐其行難緩故又身就

日所浴所出之處而拂拭其光且語之曰汝其逍遥相羊勿遽疾馳乎蓋叮寧日神之詞也望舒月御飛廉風神也前望舒後飛廉欲天神輔己以道達叩閽之意也鸞鳳之多青色者瑞應圖曰鳳佐也皇雌鳳先戒謂先期告誡望舒飛廉也雷師雷神具備也使鳳之佐𢀡前戒而雷師猶謂其使未備故又使鳳鳥親行而後諸神畢至也飄風回風蓋飛廉所為者也聚也霓雌虹也御迎也總總衆貌班行列也帝閽天

帝司門之人閶闔天門也曖曖則日終暮矣將罷意不欲前也蘭草多生深林幽澗中故曰幽蘭司閽者雖未顯然見拒而其意漠不相親故延佇而不入也溷亂也朱子謂此求大君之比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浪風而緤西逸切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去聲下女之可詒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虙伏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為

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呼回切）（劃）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於洧盤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游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覽相（去聲）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吾令（平聲）鴆爲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去聲）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及少（去聲）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

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去聲）蔽美而稱惡

此又設言觀於天下也朝者承時曖曖言蓋明晨也

白水出崑崙山閬風臺名在崑崙山上緤繫也高邱

即指閬風女神女喻賢諸侯也春宮東方青帝宮瓊

枝樹名高百二十仭以琳琅爲實下女指下處妃諸

人對高邱言故曰下豐隆雲師使之求者以雲行最

疾也處妃洛神也蹇脩人名理媒使也緯繣乖刺也

言蹇脩持佩帶以通言而神女之意始猶離合未定

終至乖剌而不遷移也次舍也窮石山名在張掖涫
盤水名出崦嵫山四極四方極遠之地瑶玉之美者
偃蹇高踞貌佚美也謂高辛妃簡狄吕氏春秋曰有
娀氏有美女爲髙臺以飲食之鴆毒鳥其羽瀝酒殺
人雄鳩鶻鳩多聲猶犬子也豫豫在人前以待人也
猶性多豫狐性多疑高辛帝嚳有天下之號鳳皇受
詒則旣獲良媒矣而恐髙辛元鳥之詒已在我先又
中輟也少康夏后相之子有虞國號姚姓以二女妻

少康弱則其言不力拙又不善爲辭蓋未及遣行而已知其無用矣朱子謂此節求賢伯之比也按此與上節世溷濁二句皆往觀既畢而遥度之之辭以証合並舉好朋之言也

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

閨宫中小門閨中統指上所求言邃深也閨中邃遠以無媒之故也哲王謂楚懷終古古之所終言來日

之無窮也徧觀天下悵悵無之反觀宗國惛惛靡極
是女嬃之言有時而信而中正之旨未可盡憑不得
不決之於卜矣按上天未嘗身入閶闔處妃則已不
樂從高辛先我導言不固皆曰恐亦意度而自止之
辭蓋本游目往觀而言旣非謂寔無賢君亦未嘗作
意求之而不合特嘗試觀覽以覘其能合與否而覺
嫉惡好脩是處皆然雖有賢君無由作合思欲息心
於楚則又以懷王之不寤爲憂故徙倚狐疑而靈氛

以無懷故宇導之也

索藑（渠營切）茅以筳（廷）篿（專）兮命靈氛爲（去聲）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逺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汝）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

藑茅靈草本草謂之旋葍花筳小折竹也結草折竹以卜曰篿靈氛古善占者兩美必合喻良臣必遇明君占吉之詞也言兩美雖必有合然楚則無信其修

而慕之者宜以時去也是指楚言女謂賢君也再言曰者叮嚀之詞何所獨無芳草言隨處有賢士見用也靈氛之言止此蓋上言閨中邃遠即孤疑之意言哲王不悟其意未忍忘楚即懷故宇之意故以靈氛言決之大意謂好脩者必有合然於楚則萬無望也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民好去聲惡去聲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腰古字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呈美之能當蘙

糞壤〔以同〕兮，謂申椒其不芳。

此原自念之辭。蓋因靈氛之言，睠顧楚國，而覺其眞不可留也。幽昧四句，言世情暗惑，固未必能察余之善惡。然其好惡容或不齊，未有如楚人之舉國相似，獨異於世也。服艾以下，証楚無芳草。意艾白蒿，珵美玉，指瓊佩言。當，合也。蘇，取也。幃，香囊。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所〕而要〔平聲〕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

剡剡(炎上聲)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陞降以上下(上聲)兮求榘矱(活惡切)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古皐陶字)而能調苟中情其好(去聲)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説(悦)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題)鴂(決)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去聲)之不芳

巫咸殷中宗時神巫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

享神翳蔽也九疑山有九峰相似遊者疑焉故名並
迎者前量鑿正枘之言固重華所默啟而九疑居楚
南若地主然故山神迎衆神並降以告原也皇謂神
剡剡光也揚靈發其光靈也陞降上下即前上下求
索之意榘矩同䕶所以度長短者榘䕶所同言君與
我合德者摯伊尹名咎繇舜士師禹立而授之政調
和也行媒喻左右之先容者傅巖在虞虢之間說以
罪操築傅巖殷高宗武丁感夢肖形而得之因立作

相呂望屠牛朝歌文王出獵遇之而以爲師甯戚衛人賈齊東門外桓公夜出戚飯牛叩角而歌桓公命車載之用爲客卿該備也獨舉三人者皆無媒而合者也晏晚央盡也鵜鴂鶪也秋至則鳴而草枯以喻讒人搆禍而賢士將罹其害也巫咸之言止此上節已知楚不可爲而猶以前此上天下地無媒作合故尚狐疑而巫咸盛言好脩作合之易無俟於媒又惕以行之少遲患害將及以勸其速往蓋視靈氛語加

迫矣

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薆愛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妒而折之時繽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去聲脩之害也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慆兮榝殺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

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

此下又爲原自言瓊佩根折瓊枝以繼佩言蓋以自況也偃蹇亦高倨之意薆蔽盛貌繽紛亂也茅蕭艾皆賤草莫好脩之害言莫如好脩者之被害也容長猶言虛有其表也茍茍且也慆淫也椴茱萸爾雅云椒椴醜亦香草也干進務入兼椒與椴言祇敬守也言二物皆隨俗競進豈復能敬守其芳乎流從謂前者流後者從並趨於下也言椒蘭者舉椒以槩椴也

好脩之士前爲人所嫉者今且與之俱化則黨人之
搆禍日亟也蓋鶗鴂之鳴已久而百草之不芳亦已
甚矣巫咸勸駕之詞固已甚迫而深觀世變更有迫
於巫咸所言者於是行計决矣
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
至今猶未沬昧和調去聲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
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
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爢靡以爲粻

張為(去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邅(傳上聲)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掩)藹兮鳴玉鸞之啾啾(即由切)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翺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屯余車其千乘(去聲)兮齊玉軑(異迭切)而並馳駕八龍之蜿蜿兮載雲旗之委蛇(夷)抑

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俞樂洛陟陞皇之赫戲平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圓切局顧而不行

前言委厥美者指蘭自棄其美言此言瓊佩之美爲人所棄也沬已也調格調度器度也求女即求賢君也余飾謂瓊佩及前章冠服之盛方壯本年未晏言周流上下即靈氛所謂遠逝巫咸所謂陞降上下也吉占指兩美必合言舉靈氛以槪巫咸也歷選也羞

致滋味也靡屑也粻糧也不復言餐英者惡衆芳之易變也象象牙一以吉占而行承靈氛巫咸兩節意一以離心而逝承世幽昧與何瓊佩兩節意邅遲留也水經云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雲霓蓋以爲旗也鸞鈴之在衡者天津天漢在箕斗之間翼敬也交龍爲旂翼翼和也流沙今西海居延澤赤水出崑崙東南隅容與回翔貌西皇少皥也不周山名在崑崙西北期會也言使衆車先越徑路而相待已則

自不周山左行俱會西海之上蓋欲周流無不徧也

軑車轄也蜿蜿龍動貌九歌禹樂韶舜樂奏之舞之

義取君臣泰交之盛也皇天也赫戲光明貌舊鄉楚

也蜷局不行貌本欲周流上下而但身歷西隅蓋戀

楚而中輟也前言上下求索特覘望之詞此真沛然

往矣楚必不可留往必無不合行色甚壯志意甚奢

好脩之士於是可一竟其用而忽焉反顧宗國蹶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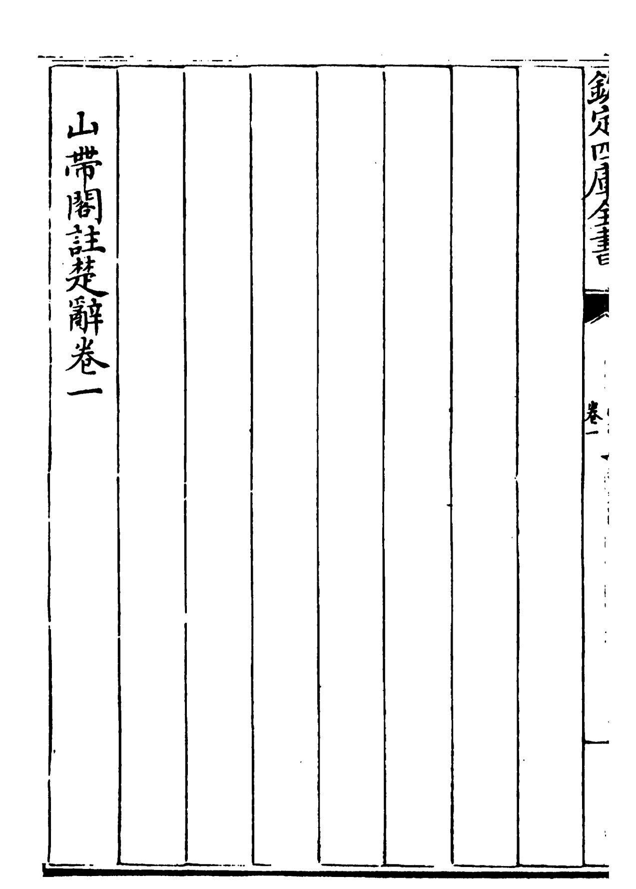
自止朱子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旣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亂樂之卒章也何懷故都承上懷舊鄉而言本以戀楚而輟行而楚實不可一日留則舍彭咸之所居何適矣

按篇中云退脩初服又云往觀四荒皆見疎時始願如此旣重自念宗國世臣義不返顧遂決計爲此篇以章志節定猶豫其末章大聲疾呼而著之曰吾將

從彭咸之所居蓋自是終原之世志不少變矣悲回風曰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其斯之謂歟首尾二千四百九十言大要以好脩為根柢以從彭咸為歸宿蓋寧死而不改其脩寧忍其脩之無所用而不愛其死曒曒之節可使頑夫廉拳拳之忠可使薄夫敦信哉百世之師矣



山帶閣註楚辭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山帶閣註楚辭卷二

武進蔣驥撰

九歌

東皇太一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東君

河伯

山鬼

國殤

禮魂

本祭祀侑神樂歌因以寓其忠君愛國眷戀不忘

之意故附之離騷或云楚俗舊有辭原更定之未知其然否也總十一篇而目爲九說見餘論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耳 璆及由切 鏘鳴兮琳琅

首言蠲吉之誠也日謂甲乙辰謂寅夘沈存中曰吉日辰良蓋相錯成文者穆深遠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詞愉悅也上皇謂太一珥劍鐔也璆鏘皆玉聲琳琅玉名謂佩也二語言神歆人之祀而盛容飾以

臨祭所也

瑤席兮玉瑱鎮同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

席神位也瑱讀作鎮見周禮天府註玉瑱所以壓席者盍合也將把言所合之多幾成把也瓊芳香草之可貴如玉者肴骨體蒸進也言以蕙裹肴而蒸之又藉以蘭也漿周禮四飲之一桂椒皆所以爲釀也此備言陳設饗薦之豐潔也

揚枹(孚)兮拊鼓疏(平聲)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洛)康

歷舉聲歌之盛以娛神也枹鼓槌拊擊也疏希也擊鼓而希緩其節與安歌相應蓋樂之始作也竽笙類三十六簧瑟琴類二十五絃倡歌也此樂之從也凡言靈者皆指神言偃蹇安肆貌菲菲滿堂神之精氣與衆芳雜糅而發見也繁會錯雜也此樂之亂也君

謂神

右東皇太一（史記封禪書天神貴者太一章句曰祠在楚東故稱東皇封禪書亦云古者祭太一東南郊）

九歌所祀之神太一最貴故作歌者但致其莊敬而不敢存慕戀怨憶之心蓋頌體也亦可知九歌之作非特爲君臣而托以鳴寃者矣朱子以爲全篇之比其說亦拘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

兮未央謇將憺淡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

此節序神降也首二句言神之芳潔華美若英猶言如花也連蜷長曲貌既留者雲之在天行游無定至於祭所而留滯不前蓋來享之意也爛光貌央盡憺悦也壽宮供神之處至此則神降於室矣

龍駕兮帝服聊翺遊兮周章靈皇皇兮既降猋必腰切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烟窮思夫扶君兮太息極勞心兮𢥞𢥞觸翁切

言神去也帝服即若英之服周章急遽貌言神駕龍車服衮衣暫得翱游祭所而行色又甚急也靈皇皇兮既降承上起下之辭言明明已見神之下而倏忽之間又遠舉雲中不能測其所極也猋疾也冀州中國之總名見福地記及淮南註夫君謂神忡忡心動貌因神之急去而情未盡故勞思而嘆息也

右雲中君 雲神也見史記封禪書

此篇皆貌雲之辭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去聲)眇(妙同)兮宜脩沛吾乘兮桂舟令(平聲)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扶)君兮未來吹參(尺深切)差(尺尸切)兮誰思

此迎神而未至之辭君謂湘君夷猶如犬子之躊躇也蹇難行貌中洲水中可居之地要眇靜好貌宜猶善也言容質既美又善脩飾也沛行貌吾主祭者自稱之詞舟以桂爲之取其香也沅湘在洞庭南皆謂之江待神不來故以舟往迎而祝其行之無阻也夫

君亦謂湘君參差洞簫舜所作其形參差不齊象鳳翼也迎之而仍不來見其吹簫如有所思而未測其為誰也

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薜荔拍博兮蕙綢蓀橈饒兮蘭旌望涔岑陽兮極浦横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去聲余太息横流涕兮潺殘湲隱思君兮陫尾側

此言神之降而不能久留也飛龍湘君所駕北征由

沅湘而歷祭所也邅遲留貌道引也神少遲留而人
尊之至洞庭也洞庭湖名中有君山在今岳州巴陵
縣會合沅湘諸水北入大江山海經云洞庭山帝之
二女居之常遊江湘澧沅之閒此蓋求神於沅湘而
設祭於洞庭也柏周禮醢人註與膊同肩也又短袂
衣亦曰膊以護膊而名猶以絡胸爲膺也綢束也以
薜荔爲短袂衣而以蕙纏束之或指駕舟之服也橈
小楫旌舟麾也承桂舟而言詳道神之飾也涔水名

今澧州有涔陽浦在洞庭大江之間大江以別於楚南諸江而名横充滿也言已被芳潔乘桂舟道神至洞庭於時神既來格而彌望涔浦大江之逺皆神之光靈所充滿而發揚也女湘君侍女知神不能久留憐祭者之誠而爲之嘆息也隱痛也君湘君陫隱也側不安也

桂櫂（巢去聲）兮蘭枻（西一切）斵冰兮積雪采薜茘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絶石瀨兮淺

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

閑

神去而自嘆也櫂楫也枻船旁板也神已去矣桂舟欲追而不及如斲冰於積雪中也薜荔二語喻所求之不得也媒蓋指太息之女言瀨湍也石瀨已舟所由淺淺則行難矣飛龍湘君所駕翩翩則去遠矣

鼂朝同騁騖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沿余玦決兮江中遺去聲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

杜若將以遺（去聲）兮下女旹（古時字）　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與

騁狂奔也渚水涯神已越江北去而慕戀無已朝馳夕宿不敢暫離江上也鳥次水周江邊寥落之景玦玉佩如環而有缺遺贈也澧水出澧州慈利縣西至岳州華容縣入洞庭芳洲芳草所生之洲杜若葉似薑味辛下女即前太息之女捐其玦佩將以遺神而又不敢直致因侍女向有哀我之情贈芳草以託其

代達周禮以沈祭川澤此蓋借其事以喻意也時不可再得言此時一失則萬萬無望故雖知未必返駕而姑逍遙以俟之

右湘君 舜妃娥皇也列女傳舜二妃死於江湘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帝子謂夫人神雖降而在北渚則未臨乎祭所也眇眇愁予見神之遠立凝視其目纖長有情無情皆未

可測故其心振蕩而不怡也嫋嫋長弱貌秋風木葉即所見而賦之山海經所謂帝女出入必以飄風暴雨也

登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去聲鳥何萃兮蘋中罾增何爲兮木上

薠水草似莎而大佳佳人謂帝子期約也張陳設也蘋水草罾魚網鳥不棲蘋罾不施木比神意之乖必不能來也

沅有茝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爲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

沅則有茝澧則有蘭言神之無定在也公子亦謂夫人帝子而又曰公子猶秦已稱皇帝而所生猶曰公子公主古人質也荒忽思極而神迷也裔涯也思而不敢言幾絕望矣麋來庭中蛟出水裔比神意又似與人相親者以起下佳人召予之意欲親之則遠引絕望矣而忽來蓋美人之情狀也

朝馳余馬兮江臯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

澨水涯佳人謂夫人也言朝馳夕濟不敢憚勞葢欲乘佳人之名與之同往夕張之所也

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葢蓀壁兮紫壇善苖古播切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老辛夷楣兮葯房罔網同薜荔兮為帷擗披亦切蕙櫋寄延切兮既張白玉兮為鎮疏石蘭兮為芳芷葺兮荷屋繚力杳切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

馨兮廡武門九嶷繽兮並迎去聲靈之來兮如雲

此極序夕張之盛也水指洞庭築室水中蓋築於君山以設祭者葺蓋也紫紫莢草壇中庭匊布也蘭木蘭橑椽也辛夷樹大合抱其花北人呼爲木筆楣門上橫梁葯亦芷之別名罔結擗折也櫋聯屬之意張蓋設以爲席也鎮壓席者疏布陳也石蘭即山蘭爲芳爲供具也繚束也謂前荷蓋之屋復葺以芷而四圍又以杜衡縈束之也廡廊也葯房以上言築室之

具罔薜荔四句言室中所陳並葺以下又言室上下内外之裝束也九嶷並迎舜所遣也佳人至矣夕張具矣而九嶷山神紛然迎歸則此恨何極矣湘君自南而北夫人自北而南立言之變也

捐余袂兮江中遺去聲余褋牒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去聲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遥兮容與

袂衣袖褋襜襦也意與前篇同然玦佩貴之而袂褋親之也汀平也遠者兼指並迎之神言驟疾也不可

驟得則非不可再得也然情弗能待也

右湘夫人 舜次妃女英韓愈曰娥皇正妃爲湘君女英自宜降稱夫人也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涷東雨兮灑洗塵君迴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汝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

言迎神也天門紫微宮門也司命陽神在天故本天以言之吾祭者自稱也玄雲因下風雨而言飄風疾風涷雨暴雨灑塵以清道也君與女皆指神君尊而

女親也回翔盤旋貌以下從天門而下也空桑山名一在華陜之間一在兖地予者代神自稱之詞壽夭在予言人之壽夭皆制於司命也觀天門之開而知神之將下故乘雲清道以迎之然神之下本奉帝命以巡覽九州非因祭者而至故不敢直致其迎而又惟恐失之但升高遠從以窮其所向而見九州人民皆在統攝之中因絶歎其威權之盛也

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齋速導帝之

兮九坑岡　靈衣兮被被披　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爲

此節言神降也陰陽氣之闔闢也齊速齊其神速也導適達也之往也坑崗同今荆州府松滋縣及長沙府益陽縣皆有九崗山又常德府有九崗冲皆屬楚地未知孰指被被長貌一陰一陽言神之在位其氣發揚變化若洛神賦所謂神光離合乍陰乍陽也余祭者自謂言司命憑神御氣不疾而速而從之者常

與之齋須臾之間則見神巳宣導帝命至於九嶷因引之來祭所而容飾精氣儼然如在焉衆人但知神之降而豈知求之者若即若離極所爲之妙而能然乎

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去聲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

此向神自訴之辭疏麻神麻寖漸也神以巡覽而至知其不可久留故自言折此麻華將以備别後之遺

以其年既老不及時與神相近恐死期將及而益以踈濶也蓋訴而寓祈之意

乘龍兮轔轔鄰高駝兮冲天結桂枝兮延竚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去聲孰離合兮可爲

言神去也轔轔車聲若今無虧因老之既極而言年已邁矣感今別之易慮後會之難故愈思愈愁而祈其自今以往長得與神相遇於承祭之時無有虧損

也當主也人命至大而神主之其尊甚矣其離與合人孰敢參預其間哉

右大司命周禮及祭法皆有司命

穐古秋字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扶人兮自有美子蓀荃同後倣此何以兮愁苦

麋蕪芎藭苗也爾雅翼云芎藭有二種一種大葉似芹名江離一種小葉如蛇床名麋蕪羅生並列而生也夫人猶言人人見考工記美子言種類之善者指

下滿堂之美人言蓀謂司命也以香草之羅生與善類之衆多言人人之中各有善類任君之取不煩憂慮也

秋蘭兮青青青菁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

青青盛貌滿堂美人指與祭之人言目成以目定情也於衆芳中獨取蘭與衆美中獨取余蓋指王甚任之之時也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洛兮新相知

神旣見顧而忽入忽出言辭莫通故生別之悲新知之樂交集於中而未卜所歸也

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

帝天帝須待也神旣逝矣然遲留雲際猶似有情曰誰須者妒之又幸之也

與女汝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孅美同人兮未徠來同臨風怳兮浩歌

九河徒駭太史馬頰復鬴胡蘇簡潔鉤盤鬲津也衝遂也天文志咸池三星在天潢內晞乾也女孅人皆指司命怳失意貌以其猶似有情故望而招之言欲上天下地與之相逐以極新知之樂而神卒不來故失意而悲歌也

孔蓋兮翠旍旌同登九天兮撫彗星慫竦同長劍兮擁幼艾

蓀獨宜兮爲民正

孔葢以孔雀尾爲車葢翠旍以翡翠羽爲旌旗登九天則不復居帝郊矣撫按止之也彗星妖星以喻凶穢擁護也幼艾猶言老少以喻良民也正長也神雖去而情不能自已遥指而賛嘆之猶樂府東方千餘騎一章之意

右少司命

大司命之辭肅少司命之辭昵尊卑之等也其寓

意則一而已

暾吞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同皎兮既明

此迎日也暾日將出時光明溫煖之貌檻欄楯也日已上矣故安驅以迎之篇中凡言余吾者皆祭者自謂

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上聲心低佪兮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

言神降也龍輈二語指日神輈轅也龍形曲以爲轅雷氣轉以爲輪各因其似也長太息記所謂如聞太息之聲也將殆也上升神座也言神之上而顧懷以下文所陳聲色之盛足以娛人而忘歸故也

縆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簴鳴鷈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

神旣降矣因極音容歌舞之盛以樂之也縆急張絃

也交對擊也簫鐘與簫聲相應之鐘瑤簴懸鐘之木以玉飾之也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橫吹之靈保猶言神保謂尸也賢以德言姱以貌言美尸以美神也翾飛貌翠鳥名曾舉也狀舞容也展陳會合也律謂十二律節樂之節奏言歌舞與音樂相應也靈之來即九疑繽兮並迎之意言歌舞未畢而從官衆多遽翼蔽之而去也

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石天狼操余弧兮反淪

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此因日去而升高以送之衣雲裳霓言已之升於極高也天文書狼一星在東井南主侵掠弧矢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矢常向狼天狼以喻小人射之者惡其因日入而見也反還也淪降日西沉也操弧反之猶揮戈以回日也北斗七星在紫宮南其形似酒器酌漿者日既不反而餞之撰持也送日極

西而復持轡東行長夜冥途與之相逐葢又以迎來日之出也三閭大夫豈能一日而離君哉日已出而迎之者安驅日方降而迎之者高馳緩急之情異也

右東君日神也禮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漢志亦有東君

與女汝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葢駕兩龍兮驂螭

此序其初願言欲迎衝風而駕龍螭與河伯馳騁於九河之廣也橫波言游車橫絶中流也水車車之激

水而行者南詔録螭魚四足長尾鱗五色頭似龍無角

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

崑崙山名河之所從出寤覺懷思也此言遍求不得而又不能舍之而去也

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為兮水中

龍堂以龍鱗為堂也闕門觀也貝海介蟲紫貝紫質

黑文貝之貴者朱宮以朱塗宮也寤懷之後忽見河伯而訝其漠不相接故呼而曉之蓋亦自悼其懷石之志矣

乘白黿兮逐文魚與女汝遊兮河之渚流澌斯紛兮將來下

大鼈為黿白則其類之異者逐從也文魚魚有文者西山經觀水多文鰩魚魚身鳥翼夜飛或即其類也小洲曰渚流澌冰解也雖遇河伯而日已暮故不復

駕龍但乘白黿不暇游於九河但與之游於河渚而流水紛然騤至又不能久留甚言其見之難而别之易也

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隣隣兮媵予予

此送神也子美人皆指河伯子尊之美人親之也交手握手為别也東行承流澌言蓋順流而去也南浦以在大河之南故名隣隣多貌媵從也言魚從人以

送神也予祭者自謂魚常逆波而上故波爲迎魚爲送言此以壯别時之色而寄其情

右河伯黃河之神伯其爵也詳天問註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既含睇弟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古善字窈窕乘赤豹兮從去聲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

此篇亦爲主祭者之辭若有人山鬼也阿曲隅蓋山鬼所居之處女羅兔絲也睇微眄貌子亦指山鬼言

鬼以悦人之故而善其窈窕之容也篇中凡言余我者皆祭者自謂乘赤豹三句山鬼之儀從也赤豹豹之尾赤而文黑者文貍貍毛黄黑相雜也薜荔女羅皆緣木蔓生故借爲山鬼衣服之喻蘭衡則被帶於車旗者也芳馨指蘭衡言言鬼欲折此芳馨以遺人也此節遥擬山鬼容飾之工情意之厚下文所謂靈脩也

余處幽篁皇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

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脩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

此下皆祭者自序之辭幽深也篁竹叢余處幽篁涉江所謂深林杳以冥冥也祭鬼神當於質明之候不見天則起晚路險難則行遲是以後來而向鬼自訴也時已近晝故云覲下晝晦可見表特也升高特立如植標然使鬼易赴也山上蓋設祭之所容容雲出貌神靈雨鬼之精靈至而雨作也山海經流波山獸

名夔似牛蒼身無角一足出入則必風雨又光山多
木神人身龍首出入有飄風暴雨葢此類也靈脩謂
山鬼憺忘歸敘相遇之樂也歲晏言老之將至也年
邁幽獨絶意榮華甘與山鬼作緣矣
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壘兮葛蔓蔓木寒切怨公子兮
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閑
芝草一歲三華故曰三秀采之者指人而言公子與
君葢思人之通稱皆指山鬼也或曰五岳視三公山

鬼山之所出故曰公子倐忽之間但見石葛無復鬼矣故怨之然猶諒其思我而或但以不得間而去也故遲歸以俟之

山中人兮芳杜若飲去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

山中人人自謂也飲泉蔭松有所待也然轉語辭作起也山中之人芳潔若此而所待者卒不來乃知見疑之甚矣

靁（古雷字）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又（宜作狖音又）夜鳴風颯颯（斯合切）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此節自敘其歸境啾啾小聲狖似猿仰鼻長尾離憂離別而憂也時已夜矣待而不來惟憂思而獨歸耳

右山鬼

此篇蓋涉江之後幽處山中而作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

敘戰之始也戈平頭戟吳人工爲之若考工記所謂吳粤之劍也犀甲以犀皮爲鎧錯交也短兵刀劍也士兼兩國之戰士言

凌余陣兮躐余行杭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縶執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壄古野字

言戰敗也躐踐殪死也車右主擊刺故以刃言霾車輪不動若埋也玉枹玉飾枹也擊鼓以作士之氣也

懟怨也曰嚴者若有監督之者然雖當戰敗其氣彌
銳而天方盛怒必使盡殺而止固非戰之罪也國殤
所祀蓋指上將言觀援枹擊鼓之語知非泛言兵死
者矣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
首雖離兮心不懲

此言死後之勇忽一往之意平原忽兮路超遠謂身
棄平原神欲歸而去家遠也秦弓者秦有南山檀柘

可爲弓幹帶劍挾弓猶不舍武也

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

魂魄毅兮爲鬼雄

勇稱其氣也武稱其藝也勇武以戰時言剛强以死

後言總承上文以明設祀之意

右國殤 謂死於國事者不成喪曰殤

按古者戰陣無勇而死葬不以翣不入兆域故於

此歷敘生前死後之勇以明宜在祀典也懷襄之

世任讒棄德背約忘親以至天怒神怨國蹙兵亡徒使壯士横尸膏野以快敵人之意原蓋深悲而極痛之其曰天時懟兮威靈怒著𥁞兵之非偶然也嗚呼其旨微矣

成禮兮會鼓傳芭[葩同]兮代舞姱女倡[唱]兮容與春蘭兮秋鞠[菊同]長無絶兮終古

成禮備祭祀之禮也鼓擊也會鼓聚衆聲也芭香草代迭也女女樂也倡歌也容與舞有態度也春祠以

蘭秋祠以鞠即所傳之芭也

右禮魂

禮魂葢有禮法之士如先賢之類故備禮樂歌舞以享之而又期之千秋萬祀而不祧也

山帶閣註楚辭卷二